



文 欧 阳 山 集

第五卷 长篇小说

欧阳山文集

第五卷：长篇小说

(一九五九年)

花城出版社

欧阳山文集

(第五卷)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13 印张7 插页275,000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1,5500 册

ISBN 7—5360—0096—0/I·93

平装定价：3.25元

PDG



在中山纪念堂休息室外面
(1980年)



在1980年广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
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左第二人起: 习
仲勋、刘田夫、胡根天、欧阳山、尹
林平、杨尚昆)



作者和夫人虞迅、儿子欧阳燕星、
儿媳刘渝宁、孙女欧阳荃摄于梅花村
(1979年)



《三家巷》封面

目 录

1850	武堂日人	二二
1851	月夜微人表	三一
1849	急雨	四一
1851	暴例	五一
1853	孙乐微歌集	六一
1855	青天长雨	十一
1888	里子日杂集系言	八一
1901	说书表处	九一
1911	书令	〇二
1923	孙出	二二
1923	(长篇小说 1959年)	二二
1921	《三家巷》、《苦斗》再版前记	1715
1922	天春林墨血	五二
1923	三家巷	六二 1721
1928	武聚芳	十二
2001	一 长得很俊的傻孩子	八二 1723
2010	二 证人	九二 1735
2020	三 卤莽的学徒	〇三 1747
2028	四 受屈的人	三 1756
2038	五 看牛姊	三 1763
2041	六 桃杷树下	三 1772
2058	七 美人儿	四五 1781
2069	八 盟誓	五三 1787
2076	九 换贴	六三 1796
2083	一〇 姐弟俩	七三 1804
2090	一一 幸福的除夕	八三 1815

一二	人日皇后	1826
一三	迷人的岁月	1834
一四	画像	1845
一五	风暴	1854
一六	永远的记忆	1862
一七	雨过天青	1875
一八	在混乱的日子里	1888
一九	快乐与悲伤	1901
二〇	分化	1911
二一	出征	1922
二二	(敌与友)	1932
二三	控告	1941
二四	破裂	1954
二五	血腥的春天	1965
二六	假玉镯子	1977
二七	夜深沉	1988
二八	密约	2001
二九	冰冷的世界	2010
三〇	迫害和反抗	2020
三一	兄弟回家	2028
三二	红光闪闪	2038
三三	通讯员	2047
三四	巡逻队	2058
三五	长堤阻击战	2069
三六	伟大与崇高	2079
三七	观音山防御战	2089
三八	退却	2096

三九	夜祭红花冈.....	2106
四〇	茫茫大海.....	2115

卷首插图

在中山纪念堂休息室外面

在1980年广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作者和夫人虞迅、儿子欧阳燕星、儿媳刘渝宁、孙女欧.

阳荃摄于梅花村

《三家巷》封面

這時林大娘革職了，用意是“離人回”。民一十年六月一例，¹于宣南熙河丁姓土頭起事，打水乡味入个兵營，又名曰“離小書”，是年不換宣南寄衣，未嘗許罪謀西去。²而“離人回”狀，然也。換齊音數處，一長縣怕并夫姓張，賈賈賈，封不，事小的重洋关系？縣恨如仇。以下“封立書摺”守着起底，品小的罪更何不。

《三家巷》、《苦斗》再版前记

按照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我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共分五卷，二百章。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共用了九年的时间，写完了二百四十章。后面的六十章，还没有写出初稿。已经出版的第一卷《三家巷》，四十章；第二卷《苦斗》，也是四十章；在《羊城晚报》发表过第三卷《柳暗花明》前五章。除这八十五章以外，已经写出来的其余五十章，约莫相当于一卷半的分量，已经散失了。这笔账，是要算在“四人帮”身上的。

这八十五章发表之后，曾经在广大的读者当中引起了自由讨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都是对作者和作品的支持、爱护和关心，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确实认为这种自由讨论是好的，是正常的，是值得庆幸的，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正好是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景象。由于我的生活基础薄弱，政治水平很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因此没有把这八十五章写好，使我深感内疚。但愿在将来的某一天把全书写完，然后来认认真真地进行一次总的修改。

不幸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和江青合伙炮制了一个什么《座谈纪要》，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剧变。三年之后，即一九六九年六月，江青在一次会上，信口把我加封为“反鲁迅的胡风分子”。

子”，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四人帮”就用“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名义，对我这个人和这本书在政治上做了死刑的宣判。当然，从“四人帮”的法西斯暴行看来，对我的宣判不过是无关轻重的小事，不过我倒觉得那份判决书的确是一篇饶有奇趣，不可多得的小品，应该替它“树碑立传”才好。何以见得？请看：

第一，它判决我“专写错误路线”，歪曲历史事实。江青的原话是这样的：“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这是江青的话，也很象江青的话。妙极了。大家想一想，它到底说什么呢？按照我们普通人的脑筋想，把正确路线写成正确路线，把错误路线写成错误路线，这就符合历史事实。相反，把正确路线写成错误的，把错误路线写成正确的，才是歪曲历史事实。或者说，把井冈山会师写成林彪去和毛主席会师，那才是歪曲历史事实。是怎样的路线就写成怎样的路线，本来不存在“不表现”和“专写”的问题。那么，江青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她替正确路线着急，那是冤枉了这位“老娘”的。她其实是在替错误路线着急。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我就是根据这种精神，做为背景，写了广州起以前的右倾和广州起义后的“左”倾的某些片断，并且通过某些对话来批评了这些错误路线。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也说过我们党当时受了欺骗，为什么周金就不能说？想不到江青为了她的政治目的，忽然跳出来压制批评，保护错误路线。但这话又不便明说，于是就创造了“专写错误路线”就是歪曲历史事实，错误路线有无倒可以不管的奇

妙逻辑。

第二，它判决这本书是搞“阶级调和、阶级合作、阶级投降”的。这就更加奇妙了。在它的行文当中，它也引用了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面的一些话，按说它的作者们是知道毛主席关于和资产阶级有联合也有斗争的思想的。那么，怎么能够把广州起义和震南村的斗争，把何家对农民的压迫和陈家对周家的陷害，以及周家、胡家对各种横暴势力的抗争，都看成是阶级调和呢？单从陈、周两家的关系来说，陈家是要吞掉、俘虏或“溶化”周家的，其中陈文婕还真正幻想过“劳资合作”，但是大家都看见的，陈文英对周炳的诱惑失败了，陈文雄和周炳闹翻了，陈文娣和周榕破裂了，陈文婕的试验农场垮台了，陈文婷也和周炳分离了，这还只是在故事前期发生的事情，以后的发展姑置不论，就看这些也不象个“调和”的局面吧？

不过“四人帮”的妙用肯定不在于此。如果按“四人帮”的本性来说，他们本来是会象陈家一样，对工人阶级采取吞掉、俘虏和“溶化”的政策的。那么，是不是怕这本书继续发表下去，陈家的政策着着失败，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以致妨碍了“四人帮”的大业，因而匆匆忙忙出来把这本书查禁了呢？

后来我再三玩味，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把周炳写成了一个“民主派”了，如果让他经过更多的阶级斗争的锻炼，他也可能成为一个“老干部”即“四人帮”所谓的“走资派”，那还了得？“四人帮”使用了全身解数，把调和、合作、投降这一大堆帽子，劈头盖脸地扔过来，那奥秘大概就在这里了。

第三，它判决周炳是“投机分子、叛徒和工贼”。并且发誓说我是把叛徒和工贼当做理想的英雄来歌颂的。当然，“四人帮”毫无根据地拿这种罪名陷害别人，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陈

词滥调，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我就是根据这种精神，选定了经过几十年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得来的人物周炳做我的主角。我以为他比较典型，比较有普遍性，并且比较有教育意义。他是一个手工业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在这八十五章里面还不是党员，他参加革命是出于一种个人的反抗，他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也做了一些错事，他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有些亲戚、邻居、同学的关系，但是他要继续革命。

作者既没有把他当做英雄，更没有把他当做理想，既谈不到歌颂，有时还有些非议，但作者是同意他继续革命，把整个改造过程走完的。我以自己之心，测“四人帮”这些大人物之腹，私下认为他们之所以不许他革命，无非想证明他们自己是天生英雄，纯洁好汉，革命圣人，真命天子，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第四，它判决了作者是“反鲁迅的胡风分子”和三反分子。并且简直到了“铁证如山，赖得掉吗”的地步。其实这并不足怪，也没有多少申辩的价值。因为这是江青的圣谕，它不过奉旨宣示而已。而江青给人定罪，总是按照“朕即国家”的习惯，不必说出理由的。况且经她定罪的人，又何止成千成万？都要说出理由，也太麻烦了。要说江青和“四人帮”专横暴虐，阴险

毒辣，卑鄙龌龊，愚昧无耻，那也超不出法西斯本性的范围，早就是家喻户晓的，也值不得多谈了。

不过有一点，倒是值得提一提的，就是判决书中对我还有些客气的地方：江青明指我是“胡风分子”，它却没有明指，只说“是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中一支乔装着革命面目的别动队”。这象是一种外交词令，意即文化特务，其实还是“胡风分子”。但是提到“别动队”，我倒又想起了一九三四年公开发表的姚蓬子的叛变宣言，他也咒骂中国共产党“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妙哉，妙哉！怎么都那么喜欢“别动队”？这中间到底有些什么联系，只好等将来的历史学家去考证了。

我今年已经七十岁，虽然不算稀奇，但血压已经高了，脑动脉已经硬化了，两眼也有了白内障，不可避免地“发苍苍，视茫茫”起来。要不是“四人帮”非法剥夺了我十年工作时间，我肯定能把《一代风流》这本书写完的，如今我不能不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体力来做完这件事，甚至我原来曾经估量过自己已经没有完成这个工作的力量了。我知道，倘若我完不成这个工作，不免会有一些关心爱护的读者觉着惋惜和遗憾。

感谢英明的党中央，带领咱们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民族，也挽救了文学艺术。最近，党中央又向咱们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我也和全国人民一道，感到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同时，我个人私下也想跟“四人帮”赌一赌气；所以我现在下决心写下去，对剩下的一百一十五章做不自量力的尝试。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成败利钝，我现在都置之度外了。

作 者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广州。

·國朝封本旗西去山下築山城，城冰和馬，號鑿磧車。蘇
·兵之北，自是山城也。丁亥春不雨，而知氏會寒早
·春在井中得大蛇足，始剪一尺，餘多捨，其一尺此不
·只，號曰蛇足。子全風號“望游御青丘”，次世祖戶署也。
·惟照面赤金黃紫衣皮一中“海國”亦文命革冠裳胡國是“海
·長風號“氣玉夏其一，象封山文班意，今隨文取其一，聚東方”。
·秦武王公辛酉三水一丁亥懸又附出“周姓”。經數量也。“子
·主國帝丁與全風”當共國中置之也。吉宜變遷始于董祖祖
·重紅”。丹青銀“方喜之服雅之冠，白金錢，白錢”。丹青銀雖又
·丁所造去家堂支祖館來降華枝只。永都太朴進貢熟綿同
·織，丁高登日玉通明，資財真不勝量。嘗十日引日半不奔
·，蒼苔生”。此原無何不，朝內自丁山海兩，丁出聚巒曰根也
·，向相背工爭十辨丁李博志非“聚之四”莫不要。來頭“蓋崇斯
·昌自無而不辨不辨合威，如宋官守本姓。而夙昔一則謂宜貴舞
·昌自卦量卦發曾子原外室甚，專指玄宗貴者大有由起。雖齊齊晏
·个孫與不掌殊榮，並味殊。丁舉火照工个孫與宗貴者發昌
·。勢盡跡跡像跡吉斯怕休復少关注一首合康不，翁工
·缺，“寐入四”丁每健卒一杆矛帶，央中黨細細美幽幽一
·景。木苦空大丁難測焉，爰另丁升劍，愛丁殊劍，命革瓦是
·與人國全時事非。爰封也指健粗派丁出射御物于央中黨，誰
·與默也不尋人求非，但同。特怪都少，清君有既民期，並一
·百一雄不陳教，或不見少未不吉族非以視，尹靜一部“寐入四”
·寐如風，少武而歲可不祥歲更狂。好營苗古量自不獨章五十一
·。丁也與立置帝立恩姓，就

告 祀

洪武二年三月廿五日卯正月廿一

三家巷

一代风流第一卷